

文化寿州丛书之

瓦埠湖畔

WENHUA SHOUZHOU CONGSHU ZHI
WABU HUPAN

朱善敏 陈数 审定

高峰 编著

APU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化寿州丛书之

瓦埠湖畔

WENHUA SHOUZHOU CONGSHU ZHI
WABU HUPAN

朱善敏 陈数 审定
高峰 编著



ARTL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埠湖畔/高峰编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8
(文化寿州丛书)

ISBN 978 - 7 - 5396 - 5763 - 9

I. ①瓦… II. ①高… III. ①乡镇 - 文化史 - 寿县
IV. ①K2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0487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张磊

装帧设计:褚琦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 710 × 101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瓦埠湖畔》编委会

编审:朱善敏 陈 数

主编:赵 阳

编委:孟宪菊 曹利淮 陈 卓 叶正放 陈传根

赵鸿冰 赵广军 余 涛 杨 梅 高 峰

编著:高 峰

图片:赵 阳 赵广军 林 伟 朱文健

序

千年古镇，君子之里。瓦埠镇滨湖而建，因水而兴，风光秀美，是一个安静清雅的小镇。她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美丽的瓦埠湖畔。

瓦埠镇选址瓦埠湖南岸，水陆相通，为明清寿州四大驿站之一，由于客货输转兴盛，商贸发达，故称“金瓦埠”。瓦埠镇承载着三千多年历史，有着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这里民风朴实，物产丰富，文化气息浓郁。自古以来，在水陆商业文化的主导下，依托官渡驿道，汇聚四方商贾，交易八方特产，码头船塘，绿荫湖岸，明清古居，游人商旅往来，颇具滨水古镇特色。这里的景象，安然自得中可以品享生活的情趣，市俗纷繁中不乏文化气息。小镇，宜居宜业，宜游宜商。

瓦埠，历史文化古镇。史料记载，“瓦埠在汉时曾为成德县治，晋废，元朝称瓦埠站，明清时称街”。据了解，瓦埠当地发掘的地下藏物中，有大量远古石器制品，以及青铜物件，秦砖汉瓦，各类陶瓷瓦当，历代古钱币在此均有发现，其中以春秋楚国的蚁鼻钱（鬼脸钱）最为有名。春秋末，孔子弟子宓子贱病葬于此。由于他治政有方、宽厚仁德，孔子称赞其为真君子。鸣琴而治、阳昼教鱼等描述宓子贱的文化典故广为后人传颂。

瓦埠，红色革命老区。1931年3月31日，震惊江淮的“瓦埠暴动”打响了革命第一枪。“瓦埠暴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农民反封建、反压迫武装斗争。早在1922年夏，这里就成立了中共小甸特别支部。1928年9月，中共寿县第二次党代会在瓦埠小学（宓子祠）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寿县县委。第三、四届中共寿县县委，也是在这里举行会议选举产生的。1931年3月，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英与中



中共皖北特委巡视员来寿县，在瓦埠镇的上奠寺召开寿、凤、阜三县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皖北（寿县）中心县委，并组织领导了“瓦埠暴动”。从瓦埠湖畔走出来的曹蕴真、薛卓汉、方运炽、王培吾、徐梦秋、曹广化、曹渊、曹云露、曹少修、方和平、方曙霞、方瑛等一批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著名爱国将领方振武出生于瓦埠街，英勇抗日，威震四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王明的夫人孟庆树，16岁便参加革命，远赴俄罗斯投身共产国际运动，她是瓦埠镇孟圩人。

瓦埠，自然人文胜地。瓦埠镇位于瓦埠湖腹地，是东淝河故道（又称望春湖）流经之所，淝水旋绕，帆樯林立，舟楫商贩，往来不绝，朝霞暮夕，渔歌唱晚，四季风光宜人，令人流连忘返。这里物产丰富，人文荟萃。银鱼瓦虾为明清时期朝廷贡品，民间歌谣、剪纸艺术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瓦埠过去寺庙众多，解放前尚有火神庙、观音堂、大王庙、奶奶庙、礼拜寺、铁佛寺、上奠寺等。又因人口密集，相传有七十二水井（今半数犹存）。每年三月三，瓦埠举行“庙会”，说大鼓、唱大戏、耍把式卖艺、玩猴算命，各色各样，热闹非凡。近代著名书画家“铁笔”张树侯生长于瓦埠。其作品艺术造诣深厚，十分珍贵。瓦埠也是书画之乡，乡里平民中不乏书法高人，行走农家，常会发现书法精美的门联。

瓦埠，承载希望之域。文化之根深植于瓦埠这块土地，它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承载着希望，在勤劳智慧的瓦埠人民奋斗追求下，这里必然会再现往日繁荣。随着江淮运河开通，水陆交通升级，瓦埠的区位、生态优势将会凸显，历史文化基础的魅力将会绽放，一个欣欣向荣的“金瓦埠”一定会重现在江淮大地。

寥寥几言，不足为序，谨飨读者。

中共寿县瓦埠镇党委书记

朱永红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目 录

序 朱善敏 001

第一辑 大美瓦埠

风雪友情(节选)	金克木	003
瓦埠湖畔瓦埠镇(外一篇)	许 辉	007
又见瓦埠湖	李正西	009
天上的街市	赵 阳	011
乡鱼之思	张 巍	013
瓦埠湖,天鹅湖	赵 阳	017
寻访张树侯	王继林	019
最爱瓦埠湖杂鱼锅	刘宏江	023
瓦埠湖	樊 子	025
梦回瓦埠湖	王 磊	029
游瓦埠(湖)镇	红 叶	031
瓦埠湖里笑声欢	红缨在手	034
故乡情结	庞 凡	036
横穿瓦埠湖	佚 名	038
重游瓦埠湖	龙 津	041
波光潋滟瓦埠湖	瑞 霞	044



瓦埠湖边	诗心云意	046
寿州双眸	陈立松	049
瓦埠湖上	王继林	052
瓦埠镇寻古	尹茜	054

第二辑 环湖寻幽

悠悠历史述瓦埠	方运麓	059
寿县谒宓子墓	佚名	067
东淝河与瓦埠湖	石常龙	070
寿县瓦埠镇为何又名君子镇	沈世新	072
宓子贱遗风瓦埠	方运麓	075
忆张树侯	杨慕起	082
张树侯与《淮南耆旧小传·初编》	夏长先	087
瓦埠湖蓄洪区	《瓦埠湖经济研究》课题组	092
千古之谜——藕心钱	方运麓	096

第三辑 红色沃土

皖西小镇上的历史丰碑	余江 赵鸿冰 程堂义	105
瓦埠暴动	夏萍	109
新四军在寿县的战斗岁月	张银河	113
叶挺在皖西	许正刚	119
曹门三烈士故居纪事	曹云屏	122
光荣吾门庭,一门三忠烈	马多荣	144
周恩来给曹云屏三封信	秦九凤	146
叶挺给曹云屏的信	叶挺	152
游览方振武陵墓	方之喜	153
方和平烈士传略	陈祥山	156

新四军创建寿东南抗日根据地	张银河	159
两次端掉鬼子炮楼	刘扬	161
寿县革命烈士纪念塔碑文		163
寿县革命烈士纪念塔记		164

第四辑 典籍遗韵

肥河维舟阻冻祇待敕命	[唐]李绅	167
送吕通直致仕南游归寿州	[宋]范祖禹	168
送和仲宽寿阳尉	[宋]方回	169
过君子祠次北崖李公韵(外一首)	[明]张吉	170
发铁佛冈次北岩太守韵(外一首)	[明]张晓	171
夜宿上奠寺	[明]方志	172
吊单父侯	[明]李凤	173
淝水	[清]赵翼	174
谒宓子贱墓	[清]王肇奎	175
谒宓子墓感述二绝	[清]宗能征	176
村居(外一首)	[民国]张树侯	177
黄君志雄重辟金华双龙洞书此奉寄(外一首)	[民国]方振武	178
君子祠记	[明]薛蕙	179
过瓦埠镇祭单父侯文	[明]李凤	181
为皖省绅民捐资重修先贤祠墓	[清]喜塔腊·裕禄	182
重修东门东津二桥记	[清]孙蟠	183
瓦埠渡		184
瓦埠驿		185
寿州方旭初神道碑	[民国]张树侯	186
寿州乡土志(序)	[民国]张树侯	188
淮南耆旧小传初编(自叙)	[民国]张树侯	189
书法真诠(自叙)	[民国]张树侯	190





自撰小传	[民国]张树侯	191
安庆烈士祠石烈士碑文	[民国]张树侯	192
“一·二八”纪念堂碑	[民国]谢芸皋 撰 [民国]张树侯 书	193
廖传诏(璞纯)烈士神道碑	[民国]张树侯	195
伤怀张二树侯老友(外一首)	[民国]靳西林	196
赠老友张二树侯	[民国]耿仲夷	197

第五部分 民间传说

古老神奇瓦埠街	201
驴尿不撒子贱坟	204
“君子里”的由来	205
熊道士斗法	207
铁佛寺的传说	209
鱼公主看戏瓦埠街	210

第六辑 乡曲小唱

瓦埠民歌选	215
打死不变心(花鼓歌调)	220
奴家爱人不爱财(花鼓歌调)	221
我郎当壮丁(叹五更调)	222
动弹动弹抓活人	224
过去社会老封建(秧歌调)	225
赖尿王	226
瓦埠湖的歌(组诗)	张 炯 227
湖水奏鸣曲	高 峰 231

第七辑 今日瓦埠

瓦埠湖的期待	赵 阳	237
瓦埠古镇	李春鸣	241
瓦埠镇采风	方荣刚	243
红色故里采民情 瓦埠湖畔翰墨香	张安浩	247
一次虚拟的瓦埠湖之旅(代后记)	高 峰	250
瓦埠就是寿州(跋)	赵 阳	254



第一辑

大美瓦埠

南乡开着菜花
北村插满水稻
五月吹风，赤脚绕湖一周
脚背上不小心趴着一只癞蛤蟆

露水集散得很早
猪肉涨价，骨头都卖上了肉价钱
周围的村庄都在吃蒿子

小旅馆里净是空床
只卖十块钱一晚
适合懒汉在里面鬼混

摆渡的木船晃晃悠悠开过来了
风中的妇人露出衣袂下的奶子
还有一头大牯牛
睁着湖水般白茫茫的眼睛

——高峰《湖畔》



风雪友情(节选)

金克木

这年冬天雪好像较往年多。这场雪后，晴了几天，又像要下雪。史校长回校后，傍晚又把他找到屋里去。告诉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会，派他去参加。他自己本来应当亲自去，但是另有更大的事，脱不开身。会是第二天夜里开，必须及时赶到。第二天一早动身，要走七八十里路。至于是什么会，什么事，到了以后就会知道。这边情况他已都知道，不必准备；如果需要报告，就照他知道的说。不用介绍信，那边知道他。“到后找一个姓薛的教员，说姓史的不能来了。大会和小会都由你代表参加。地点是瓦埠镇小学，在东南乡。”讲完这最后几句重要的话，似乎完了，他刚要出门，史校长忽然一把拉他过去，在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关于你去见毕校长的事一句也不能提，大会小会上都不能讲。有人问到毕校长，你只说不知道。不论什么人，什么地位、身份，问你，你都不能讲。现在我告诉你，这是同上级负责人单线联系的暴动计划，毕没有谈妥武装力量，计划撤销了。这事只有你、我、毕和上级一个负责人知道，还没有讨论和下达，就失败了。所以千万不可提。明白了吧？记住，早点睡。”

不料第二天天就阴下来了。看样子，不是雨，就是雪，过不了一天。好在风还没有起，太阳还在云端出没无常。学生还未到校，他早已提前吃过早饭出发了。这次带了一把雨伞。

路实在太远，又不认识路，还得一路问过去。天越来越阴得沉重。到瓦埠河边，望见隔河的镇上已经亮起了灯光。不幸只有一条渡船，正在向对岸划过去，已快到中间了。他站在水边大声呼叫，那船上人理也不理。他只好等着渡船回来。不料船到那岸以后，不知是由于渡客缺少还是晚上停止摆渡，竟一直不回来。眼见



对面灯光越来越多，天越来越黑，这边没有人家，过不去河，怎么办？当晚的重要会议也无法参加了。他一着急，糊里糊涂便走下了水。两只脚和小腿全湿了，他还想涉水过河。幸而河岸不是陡坡，有些沙石，他没有滑跌下去。河水很凉，他又不会游泳。正在此刻忽然他被两只手抓住一提，上了旁边一只小船，也不知什么时候过来的。拉他上船的人对他喊：“你不要命了！这河深得很。”

他算捡了一条命。

小船送他过河，连摆渡钱也没有要，只是在船上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到镇上小学找人有急事。船上人便不问了。

到了小学，找到姓薛的，原来也只是二十来岁的青年。薛把他引到一间屋里，有几张床铺，说：“你休息休息，我还有事，等一会再来。”他等着再也不见人回来，正不知如何是好，门一推开，进来一个人。原来是个姓张的，是城里的小学教员，曾经见过，还在一起开过会。

“你怎么来了？怎么湿成这样？快脱去鞋袜，卷起湿裤腿。吃过饭没有？”

这位张老师有三十多岁，上门牙暴露在外，很热心，把他当成小弟弟，找炭盆来烘湿裤脚，从床底下找出一双旧棉鞋给他换，又不知怎么弄来一碗热面条给他吃。后来才知道张老师上半年在这里教过书，所以还认识人。张对那个姓薛的很不满意。

薛再来时，一切已经就绪，他便随薛去开会。

先开大会，没有多少传达和报告，主要是讨论，各种意见争论很激烈。门窗紧闭，许多人吸烟，满屋烟雾。他插不上嘴，也没有人要他讲话。不全是本地人，湖南口音、湖北口音都有。过了半夜才结束讨论。决定领导人选又费了好半天。最后宣布：第二天一早，不是本校的人必须在学生来校以前走开。

大会完了开小会。薛找他和另一个人到另一间屋去。这个第三者恰巧是他的小学同学。三人开会，实际是薛一人做主。他不听别人什么意见。这同大会情况正好相反。时间不多，小会完时已快天亮了。他回屋见床铺上都有了人，只好挤上一个大些的床，拉过被倒头便睡。睡了也许还不过一小时，身上一冷，醒过来，一看满屋子人都走完了，便连忙起身穿衣。

又是那个张老师，他还没走，端着一盆洗脸水进来。

“快洗一把脸，跟我走，到街上吃早饭。这里不能再停留，学生要来上学了。”

出门一看，天上阴云密布，大风雪就要降临。

“你到哪里去？”张老师问。

“回去。”

“你不要命了！你这样走，会被风雪埋在路上。快跟我去吃两根油条，再到一处去躲避风雪。”

张老师带他去的地方是一座大门楼。把门上的铜环敲了半天，还没有人应声。

终于大门开了一道缝，露出一张女孩子的脸。

“原来是张老师。请进，请进。”

这是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姑娘，对他略略打量一眼，便请他们进到里面一间很大的厅堂里，在太师椅上坐下。

原来这是张老师半年前在这里教书时的同事，姓方，现在不教书了，说是准备明年到外地上学。张老师对她略说情况，她毫不迟疑就留下两位客人。

她绕过正面的屏风，从后面的门出去。过一会，拿了茶壶、茶碗出来，说，她母亲不久就出来见客。

老太太出来了，也不过五十来岁。

张老师兴高采烈，对老太太说东说西。两位男女少年在一旁坐着听，很少插话，偶尔互相对看一眼。

外面风雪越来越大。老太太谈了不久就进去。方家这位姑娘陪进去后又出来说了几句话。她指引他们说，厅一边的小门里是一间小屋，有两张床铺。两位客人可以留在这里歇宿，等风雪停了再走。随后她又进后面去了。

“你看这姑娘怎么样？”张老师问。

“什么怎么样？我看她很文静，不像乡下姑娘，倒像一位小姐。”

“她家只母女二人，说是还有个小弟弟，跟他叔叔在外地上学。父亲已去世了。姑娘也要出去上学，母亲舍不得她离开。”

午饭是方姑娘自己端来的。还有一小壶酒。可是她没有陪，说是自己要到后面陪母亲一起吃。

张老师自己一杯杯饮酒，一反原先高兴，有点闷闷不乐。酒饭已毕，姑娘出来收拾东西以后，又来陪着谈了一会儿才进去。

“她也是我们一起的。我说来这里有事，她就知道是开会，所以不问了。”张老师做补充说明。

这又是同年龄的一对少年男女，却也没有成为朋友。男的感兴趣的只是这个方和那个吴（《双回门》中提到的和男孩结伴而走的女孩。——注）差不多，高矮一样，年龄相仿，也都很白，只面型不同。有趣的是两人脸上都有几颗麻点。吴的在鼻子左边，方的在鼻子右边。不过他的这些看法没有对张老师讲。张老师也认识吴的教员哥哥。



晚饭后，在煤油灯下，张老师发了一通教训，劝告这个小友一定要去上学，过了寒假就得去。

“若是革命很快成功，自然谈不到上学，可是现在情况还得拖下去。你自己同学生一样大，教什么书？你哥哥为什么不送你上中学？大学上不起，中学也上不起吗？我同他够不上谈这话的交情。我回城去一定要转弯放个风声过去，让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法不对。”

张老师这天晚上也许是吃了两顿酒之故，很有点火气。他又对那个姓薛的表示不满，说：“他哥哥真不愧是个革命家，是这里第一任县委书记，是从广州回来的，听说学过农民运动。现在走了。这个弟弟可真不敢恭维。聪明，有能力，却不像他哥哥那样朴实、厚道。将来看吧。”

第二天气略好，风雪未全停，还是走不成。母女二人又出来说了句留客的话，谈了一通上学的事。方已经是从县城里的初中程度的女子职业学校毕业了，再上学只有去凤阳上第三女子中学。这个学历又同吴的一样。这是因为本县只有这一所女学。当然基督教会还办了男女中学各一所，那不算。

张老师极力鼓吹上学，并且把这两个男女青年扯在一起。可是方氏母女并没有顺着这条路线做更多的谈话。

第三天天晴了，客人道谢告别。两人走了同一方向的一大半路才分手。张老师在路上略微吐露上半年方老太太曾托过他给女儿找伴侣，因此他才有把握去做不速之客。

男青年这时略有点明白过来。只怪自己命运不济，又笨拙，陪了一次吴，又见了一次方，自己陷在圈套中，到事后经人指点才知道自己是傀儡。